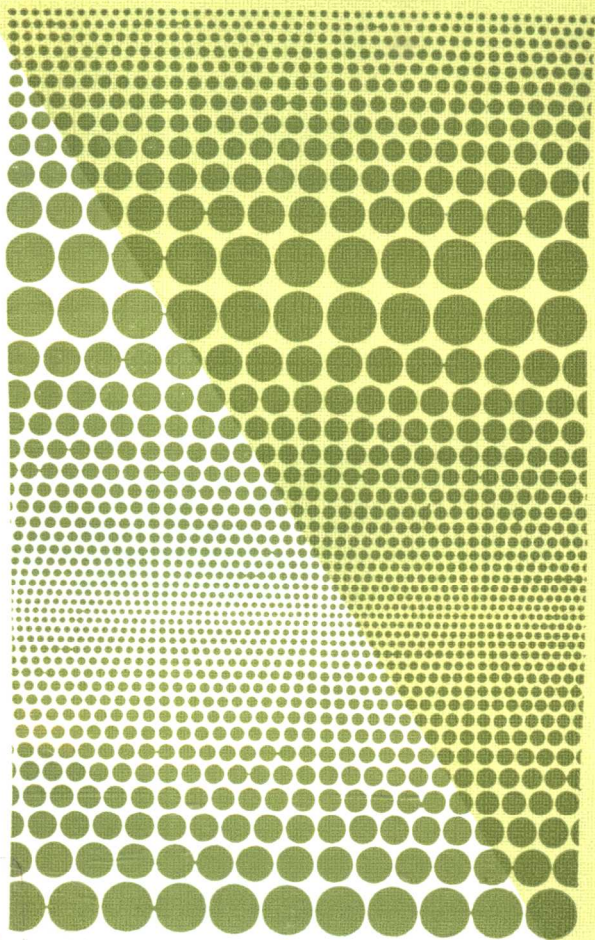


拉美作家谈创作

---

# 小说是一种需要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谈创作



---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I751.074/1

拉美作家谈创作

云南人民出版社

# 小说是一种需要

——〔古巴〕阿莱霍·卡彭铁尔谈创作

陈众议 译



0 0 21521226



1521226



古巴作家

阿莱霍·

卡彭铁尔

高莽



阿莱霍·卡彭铁尔

高莽画

RBB 90/02

##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 出版说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 序

陈众议

1904年12月26日，当代拉丁美洲小说的“亚当”之一——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哈瓦那一个由法国建筑师的父亲和俄国医生的母亲组成的普通家庭里呱呱坠地。当时，拉丁美洲小说正处在“Genesis”阶段，可以说还是一片荒芜。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不公：诗人被视为缪斯的宠儿，他们外出旅行时可以免费乘车，小说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是缪斯的弃儿，没有钱就寸步难行。故事属实与否已难查考，然现实是拉丁美洲小说起步甚晚，以至于40年代还流行着评论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的无情诅咒：“美洲，没有小说家的小说”。<sup>①</sup>但是，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拉丁美洲小说“轰然”崛起于无声处，且很快，和拉丁美洲诗歌并驾齐驱。近半个世纪以来，它以巨大的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顺应并推动了世界文学的澎湃潮流。

仿佛生来就是食“禁果”的，少年卡彭铁尔的好奇心、求知欲和叛逆精神超过了常人：母亲希望他学语言，可他偏偏钟情于音乐；父亲命他读建筑，结果他又迷上了写作。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他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不仅掌握了好几门外语，而且触类旁通，在文学、历史、哲学、音乐、建筑、绘画等方面获得了很高的造诣。为他成为拉丁美洲文学界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开创一代拉丁美洲小说的风气奠定了基础。

<sup>①</sup>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美洲，没有小说家的小说》，利马，1933年。

肄业大学之后，因为参与反对马查多独裁统治，卡彭铁尔度过了几个月的铁窗生活，此后他奔赴巴黎，参加了超现实主义运动，并与另一位拉丁美洲作家阿斯图里亚斯一起创办了第一份西班牙语超现实主义杂志《磁石》。

但是，他很快又觉得为超现实主义效力是徒劳的，因为他将为美洲而创作。

诚然，在卡彭铁尔看来，美洲是一块有待认识（POR NOMBRAR）的处女地、伊甸园、名副其实的新大陆。它的神奇的本原（神奇的印第安人、神奇的黑人、神奇的——也可以说是想入非非的伊比利亚冒险家）、它混乱的结构（多种族、多民族、多血统、多文化、多信仰的交叉混和，远古和现代、最发达——如美国和最落后——如印第安部落的杂然并存）以及它光怪陆离、妙不可言的自然（连同其一切形变与共生），使它成为一个亦真亦幻、扑朔迷离、虚实相生的巴洛克世界。

于是也便有了他阐发神奇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这个世界的王国》1949，或者还有更早的《埃古·扬巴·奥》1933），于是也便有了他重构缤纷世界的结构现实主义（《追击》1956），于是也便有了他指指点点、企图描绘美洲繁复而又奇特的共居现象的新巴洛克主义（他的几乎所有小说：《消逝的脚步》1953、《启蒙世纪》1962、《巴洛克音乐会》1974、《方法的根源》1974、《春之祭》1979和《竖琴与影子》1979，以及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1958）。

除此之外，他发表了有关古巴音乐的第一部专著《古巴音乐》（1946）和有关哈瓦那建筑的《柱石之城》（1970），创作了散文集《探索与差异》（1964）和《作家的理由》（1976）等等。

卡彭铁尔还是个旅行家、探险家，他的足迹遍及世界五大洲。他善于发现；他博览群书，学贯中西，是一位饮誉世界的

拉丁美洲文学大使、文化使者。1977年，他获得了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塞万提斯文学奖。

1980年4月24日，在进行了一天（或者说是一生）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之后，卡彭铁尔这位拉丁美洲文坛宿将在古巴驻法使馆的办公室里溘逝，来得及留下的唯一遗言是：“回归种子”。

编者本着精当、全面的主旨，从卡彭铁尔大量的访谈（其中多数是卡氏生前好友、卡学专家赵拉蒙先生对他的采访）和文章中选译了十余篇，内容涉及卡彭铁尔的全部文学作品及他有关小说的语言和结构、拉美小说的历史与现状等重要方面。

但是，由于编选译者水平有限，疏漏和不当在所难免，译文也未必尽如人意，敬希行家、读者批评指出，以裨有机会时修订和弥补。

1993年6月于北京海淀

## 目 录

序.....陈众议

### 一

- (一) 拉丁美洲小说的起源.....( 1 )
- (二) 新世纪前夕的拉丁美洲小说.....( 22 )
- (三) “在拉丁美洲, 小说是一种需要” .....( 49 )
- (四) 关于小说语言.....( 54 )
- (五) 书和唱片.....( 63 )
- (六) 作家与公民.....( 67 )

### 二

- (一) 与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谈创作.....( 74 )
- (二) 《这个世界的王国》序.....( 80 )
- (三) 关于《消逝的脚步》.....( 86 )
- (四) 《时间之战》.....( 99 )
- (五) 《启蒙世纪》.....( 109 )
- (六) 《方法的根源》.....( 119 )
- (七) 《巴罗克音乐会》.....( 133 )
- (八) 《春之祭》.....( 137 )
- (九) 关于《竖琴与影子》.....( 139 )



## 拉丁美洲小说的起源

拉丁美洲小说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起来的？<sup>①</sup>

对欧洲人来说，拉丁美洲小说的发展是件很难理解的事情。原因十分简单：在欧洲，人们习惯于将浪漫主义时期视作小说的开端，即始发于18世纪末，19世纪达到鼎盛。在欧洲，小说是一种现时，一种不断扩变着的现实存在。与此相反，在我们这些国家里（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16世纪强加的），小说的发育曾经非常之缓慢。不仅如此，我们的整个文学曾一直处在步别的文学尘后的地位：最初是史诗，然后是抒情诗，再往后是短篇小说和故事。小说也总是一个迟到的体裁。一如有些亚非国家，虽然拥有数千年的诗赋传统，却几乎至今未有小说。和别的拉丁语系文学相比，我们美洲的卡斯蒂利亚语和葡萄牙语文学要晚上几个世纪。然而，早在美洲发现之前，我们已经拥有文学，拥有诗歌，拥有一种表述方式。它们是见于征服前的各种奇妙的文献、文本或那部令人叹为观止的世界文学名品《波波尔·乌》。总之，各种墨西哥语言、玛雅语言等都曾拥有自己的文学。

我给你讲一个足以说明拉丁美洲诗歌传统的故事。有一次（这是20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和我妻子到委内瑞拉一个叫图里亚莫的加勒比渔村去度假，那儿既没有旅馆，也没有酒吧，途中还要穿越无数公里的原始森林；渔村的所有居民都是

---

<sup>①</sup>本书中不标明采访者姓名的均为赵拉蒙与卡彭铁尔的访谈或笔谈。

黑人，而且只有少数几个不是文盲，因为那里没有学校。我们很快和居民们交上了朋友，他们于是经常向我们提起一个诗人。此人享有崇高的声誉。人们非常想念他，因为两个月前诗人离开了村庄。有一天，诗人带着外乡的消息回到村里，他居然是个身材魁伟、目不识丁、衣衫褴褛的黑人。我对他说我很想拜读他的诗。“好吧，”他回答说，“今晚到海边去吧。”

那天晚上全村老小都聚集在海滩上等候诗人。诗人用仪式般的动作摘下草帽，遥望大海，开始吟诵近乎《罗兰之歌》的查理大帝<sup>①</sup>传奇。他声音低沉，但略嫌单调，所用的八音节律也尚能接受。

那天，我终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明白，在这个被误称为拉丁的美洲，一个目不识丁的黑人、约鲁巴人和班图人的后代也能用一种比西班牙语更西班牙语的语言重构《罗兰之歌》。这是一种掺入了非西班牙语变位、重音、句法和表述方式的丰富的西班牙语，这是一个具有悠久诗歌传统的大陆（早在克里斯托夫·哥伦布<sup>②</sup>出生之前，纳瓦<sup>③</sup>诗歌就已存在；早在智者阿方索<sup>④</sup>、甚至塞维利亚的圣伊西多罗<sup>⑤</sup>撰写《词源》之前，美洲就已拥有自己的文化以及许多欧洲国家缺乏的那种重视诗歌的戏剧性姿态。

很难想象在美洲，譬如加拉加斯，能像在巴黎、伦敦、罗马甚至马德里街头那样看到街头“诗贩”以低廉的价格当街出售卢文·达里奥<sup>⑥</sup>、塞萨尔·巴列霍<sup>⑦</sup>、聂鲁达<sup>⑧</sup>、加西亚·洛尔卡<sup>⑨</sup>

---

①查理大帝（747—814），查理国国王。罗兰是他的十二勇士之一。

②克里斯托夫·哥伦布（1446—1506），意大利航海家、美洲大陆的发现者。

③纳瓦语为哥伦布之前墨西哥山谷居民的主要语言。

④智者阿方索（1221—1284），卡斯蒂利亚国王。

⑤圣伊西多罗（560—636），西班牙僧侣、学者。

⑥卢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诗人、拉美现代主义“诗圣”。

⑦塞萨尔·巴列霍（1892—1938），秘鲁诗人。

⑧聂鲁达（1904—1973），智利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⑨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西班牙诗人、剧作家。

或尼科拉斯·纪廉<sup>①</sup>的袖珍本诗集。这是因为在我们这些国家里，诗人是深受尊敬的人物，尤其是当他成为独裁者——任何一个皮诺切特<sup>②</sup>——的仇恨对象之时。因为，独裁者惧怕诗人。

更不用说当这个诗人拿他的才智和名望为独裁者效力，比如其中的卢文·达里奥。

是的。这位伟大诗人居然会接受一个中美洲暴君的施舍，称他为恩人，简直不可思议。他向那些指责他的人解释说自己不是这个世界的历史裁判。他还接受一位总统（非选而且专断，就像几乎所有中美洲总统）的委托，高兴地担任了圣萨尔瓦多一家电台的台长职务（据他自己所说）。这位伟大至极的诗人曾经和许多愚笨、反动的政治家及蝇营狗苟将军共过事，并说他们和蔼，甚至可亲。他对哥斯达黎加圣约瑟市大加赞赏，因为在他看来，它乃是拉美最欧化、也是最美国化的社会之一。而且，像这样不负责任的并非只有达里奥一人。另有一位大诗人，此人常来哈瓦那（就是波尔费里奥·巴尔巴·哈科伯<sup>③</sup>），也曾拿他的武器——报纸出色、有效地做金钱交易，谁给得多就替谁说话，不论自己维护的事业是否正义、是否光荣。还有，不要忘记桑托斯·乔卡诺<sup>④</sup>。他既可以是潘乔·维亚<sup>⑤</sup>的部长，也可以当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sup>⑥</sup>在题为《总统先生》的著名小说中描写过的独裁者埃斯特拉达·卡夫列拉<sup>⑦</sup>。

---

①尼科拉斯·纪廉（1902—），古巴诗人。

②皮诺切特（1915—），智利军人，1973年发动军事政变后上台执政，1990年引退。

③波尔费里奥·巴尔巴·哈科伯（1883—1942），哥伦比亚作家。

④桑托斯·乔卡诺（1874—1935），秘鲁诗人。

⑤潘乔·维亚（1877—1923），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时期北方农民军领袖。

⑥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1974），危地马拉作家，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⑦埃斯特拉达·卡夫列拉于1899年摄取危地马拉总统之职，执政时间长达21年之久。

的参事。有的则担任过外交职务、政府官员，主持过报刊杂志，全然不考虑是否已经将灵魂卖给了魔鬼。托马斯·曼告诉我们，将灵魂卖给魔鬼并不一定要用蘸着自己鲜血的雁毛笔签订一份契约，愉快地同流合污足已。

可以庆幸的是这种用诗歌以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的事情在拉丁美洲已经十分少见。我们的诗人一直或几乎一直是坚定不移地介入社会的，尤其是在20世纪。过去，一些诗人，如古巴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埃雷迪亚<sup>①</sup>或古巴革命的真正先驱何塞·马蒂<sup>②</sup>都曾经受过流亡、坐牢、逃难的苦痛。我们这个时代，诗人的政治觉悟有增无已，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熟悉他们的诗歌，支持他们、理解他们、在倾听他们的呼声。

图里亚莫诗人让我领教的这一切仍将以不同的形式在其他城市重复。每一个今天的墨西哥人都能背诵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sup>③</sup>的《温柔的祖国》。这是一首近乎国歌的长诗，风格和力度使它远离了这一体裁所常见的空泛的修辞。任何一个古巴人或者拉丁美洲人都能朗诵十几首尼科拉斯·纪廉的诗，这个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都熟悉巴勃罗·聂鲁达的作品。就连起先似乎艰涩的塞萨尔·巴列霍的诗作而今也已家喻户晓。

让·科克托<sup>④</sup>认为到了乱世诗人就会变成战士。在拉丁美洲国家也许情况正是如此。

毫无疑问。卢文·马丁内斯·维耶纳<sup>⑤</sup>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位伟大的古巴诗人就曾投笔从政。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所以躺在病床上指挥了推翻独裁者马查多<sup>⑥</sup>的斗争。

---

①埃雷迪亚（1842—1905），古巴诗人。

②何塞·马蒂（1853—1895），古巴诗人、民族英雄。

③拉蒙·洛佩斯·贝拉尔德（1888—1921），墨西哥诗人。

④让·科克托（1889—1963），法国作家。

⑤卢文·马丁内斯·维耶纳（1899—1934），古巴诗人。

⑥马查多（1871—1939），古巴独裁者。

您是说拉丁美洲文学必须是介入文学？

是的，介入时世。这在我们拉美国家是一种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sup>①</sup>，这位“有灵感的大兵”以其《新西班牙征服信史》给我们留下了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的骑士小说。新大陆作家的政治作用随着贝尔纳尔·迪亚斯的出现而确立；写实、超前、公允。作为第一个抓住公允的作家，他完成了今天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所应当完成的首要任务。何况那个时候堪称小说家的，在新世界只有流浪汉小说家。

继而出现的第二个作家是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sup>②</sup>。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蒙塔涅<sup>③</sup>所说的“王子世界”。这位印加公主和西班牙殖民者所生的儿子在其长篇巨制《王家述评》中回忆了祖国印加王国的伟大，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印加王国辉煌过去的深切怀念。他的社会作用在于让世界记住刚刚消逝的过去。

第三位作家一直到19世纪才出现。他是阿根廷的萨米恩托<sup>④</sup>，揭露了横行于美洲大地的“野蛮军阀”。他以他的经典之作《法昆多》显示了作家暴露丑恶的社会作用，所展示的危险种种成了后来拉丁美洲社会的可怕现实。

此后，我们有了何塞·马蒂的作品。在他满怀激情的一生中，没有一句话不是来自他对拉丁美洲的强烈信念。时至今日（他仙逝于1895年），何塞·马蒂的作品仍是打开蒙塔涅慨叹过的新世界之谜的钥匙。

总而言之，上述作家的主要社会作用是名之以实，是下定

---

① 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1492—1581），西班牙殖民者、作家。

② 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9），印欧混血儿、诗人。

③ 蒙塔涅（1533—1592），法国作家。

④ 萨米恩托（1811—1883），阿根廷小说家。《法昆多》是他的代表作。

义，是阐述。自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到何塞·马蒂，新世界在其作家笔下形成并逐步确立了它的国际形象。

今天的拉丁美洲小说正深深地植根于它的时代——我们整个大陆历史的关键时期。诚如布勒东所说的“美是震颤，否则即为不美”那样；可以说拉丁美洲小说即介入，否则就没有拉丁美洲小说，至多是言史小说。

我们该如何理解言史的含义？它使人想起《英雄谣》<sup>①</sup>、《卡来瓦拉》<sup>②</sup>、《伊利亚特》<sup>③</sup>、《罗摩衍那》<sup>④</sup>……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定义是有效的。我们知道，言史，EPOS 词源上指话语、演说、诗，同时还有故事及由此生发的小说。有关解说告诉我们，史诗或史话叙述的都是那些群众性的大事件。这些事件并非一定与打仗、战争有关，也不一定要有神话中的神来介入。群众性大事件可以是一起起义，一次罢工，一场革命，一起团体与团体、人群与人群的争斗。经典作品还告诉我们，这些事件常有非常重要的英雄人物做领袖。然而，在现在，这些英雄未必一定是登峰造极、手持长矛或顶着头盔的战士，未必一定要叫阿基利斯<sup>⑤</sup>，也未必一定要参加过特洛伊包围战。当今世界充满了各种史诗性人物。

在拉丁美洲，史诗性事件（可怖的或美好的）所在皆是。过去以惊人的态势影响着现在，现在正迅速裂变并冲破各种疆界向充满矛盾的未来扩展。独立战争以来，整个美洲都为政治变迁而存在。美洲，我们的美洲是一个政治大陆。不宁唯是，回顾历史，何塞·马蒂在1893年纪念西蒙·博利瓦尔<sup>⑥</sup>的一次

---

①指古代西班牙人传颂英雄事迹的谣曲。

②北欧古代传说。

③荷马史诗。

④印度古代梵语叙事诗。

⑤阿基利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⑥西蒙·博利瓦尔（1783—1830），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主要领导者之一。

演说中指出：“美洲的独立运动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已在流血中开始。我们的美洲既不来自于卢梭<sup>①</sup>，也不来自于华盛顿<sup>②</sup>，它来自于它自己。”这就是说，对马蒂而言，卢梭的思想固然重要，华盛顿的形象固然辉煌，但我们为独立而战的实质及在这混血儿和土生白人的美洲建立美洲和成为美洲人的意愿却是与征服俱来的。我们的整个19世纪生活都具有政治意义。西里奥·比利亚韦德<sup>③</sup>的《塞西利娅姑娘》是古巴的一部殖民地时期小说，它勇敢反映的种族歧视问题其实也即政治问题。我们的家庭，不论属于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很少有不参加政治斗争的；它们要么支持政府，要么反对政府、参与推翻政府的活动。对于拉丁美洲人来说，美洲的过去是十分沉重的，其分量要远远超过欧洲的去之对于今天的欧洲人。有人会向我提出疑问：难道法国的中世纪不在巴黎圣母院，反路德改革运动精神不在布拉格，法国伟大世纪的精神不在凡尔赛，文艺复兴运动精神不在佛罗伦萨，第二帝国的精神不在巴黎歌剧院？是的，这一切都还鲜活，但却是在石头上。它们不再有中世纪人、文艺复兴家、特兰托教务会议<sup>④</sup>代表、路易十六<sup>⑤</sup>的朝臣、拿破仑第三<sup>⑥</sup>、俾斯麦<sup>⑦</sup>、维多利亚女王<sup>⑧</sup>或者女王伊丽莎白二世<sup>⑨</sup>转世的典型资产者。

然而，在拉丁美洲我们既有石头也有活人，甚至常有19世纪的活人住在已然属于20世纪末期的水泥建筑中间。同时，

---

①卢梭（1712—1778），法国哲学家、思想家。

②华盛顿（1732—1799），美国的主要缔造者和第一任总统。

③西里奥·比利亚韦德（1812—1894），古巴小说家。

④特兰托教务会议指1545年罗马教皇亲自主持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大会。

⑤路易十六（1754—1793），法国国王。

⑥拿破仑第三（1808—1873），法国皇帝。

⑦俾斯麦（1815—1898），德意志帝国第一任首相。

⑧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英国女王。

⑨伊丽莎白二世（1926—），英国女王。

1975年就已有未来派生活在80年代的墨西哥或安第斯山脉，尽管这些地区仍有不少人使用征服以前的语言。我12岁那年已经读过了普卢塔赫<sup>①</sup>、阿纳托尔·法朗士<sup>②</sup>和皮奥·巴罗哈<sup>③</sup>，但却经常同在一起说玛雅话的尤卡坦<sup>④</sup>孩子玩耍，以至于后来学会了二、三百个和游戏有关的玛雅单词。

瓦哈卡<sup>⑤</sup>附近每逢周末举办的胡奇特兰集市和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所说的最初在雄伟的墨西哥城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仍有拉丁美洲人生活在梅尔加雷霍<sup>⑥</sup>或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sup>⑦</sup>的时代。和今天的拉丁美洲人共同生活的是一个庞大的文盲群体（在一个加勒比岛国，文盲达到了占全体居民90%的可怕比率；在有些拉丁美洲国家达到52%，另一些则达到40%），一个相当于中世纪欧洲居民的群体。我们的某些大庄园主的思想停留在18世纪。我们的大资本家虽然穿着不同了，但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与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只知道执行不幸的梯也尔<sup>⑧</sup>“致富吧！发财吧！”的著名口号的资本家并无差别。

你完全排除在拉丁美洲产生言情甚或心理小说的可能性？

不，我并不想把事情说绝。我不排除有朝一日有心理学天赋的小说家给我们写出一部足以与有关经典作品等量齐观的伟大的心理小说的可能性。当然，事实是在有些欧洲国家，比如说英国或者那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说是可以独立于政治环

---

①普卢塔赫（46—125？），希腊历史学家。

②阿纳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

③皮奥·巴罗哈（1872—1956），西班牙作家。

④墨西哥地名。

⑤墨西哥地名。

⑥梅尔加雷霍，即梅尔加雷诺（1818—1871），玻利维亚独裁。

⑦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1510—1553），西班牙传教士、历史学家。

⑧梯也尔（1797—1877），法国总统（1871—1873）、历史学家。



境而存在的，但是在拉丁美洲就不可能，因为不论是好是坏、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我们的生活和政治因素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法摆脱这个史诗性环境。我们不能脱离环境，用钳子孤立地抽出一个人来，把他放到桌子上，说：“我只研究这一个人。”研究人必须研究与之相关的群体，研究他的社会实践以及他在人类关系中的地位。必须看他有何倾向、有何欲求，唯其如此，才成其为言史小说。

让我们回到拉丁美洲小说起源的话题上来。请您谈谈它是如何产生与发展起来的？

就像我前面所说的那样，先是西班牙人，然后是葡萄牙人来到了美洲，他们带来了新的语言，取缔了美洲的语言，扼杀了美洲的文学。

于是，在强加的语言中出现了一种怀旧文学。第一代征服者描写了古老的美洲帝国的伟大与辉煌；与此同时，第一代征服者激发了同时代不少编年史家对骑士小说的深切怀念。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和印加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便是这方面的明证。

此后出现了将近两个世纪的沉默与等待。其间，美洲生活中诗歌乃至整个文学几乎销声匿迹，至少是它们的质量不足以比照起码的国际标准。

事实上，南美小说产生于19世纪。最初是深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影响的风俗主义小说。如果我没有记错，利萨尔迪<sup>①</sup>1816年创作、发表于墨西哥的《癞皮鹦鹉》是在新大陆出现的第一部真正的拉丁美洲小说。尤其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构成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尾声，是《小癞子》<sup>②</sup>在美洲的一种延展。

---

① 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1776—1827），墨西哥作家。

② 《小癞子》，西班牙小说，佚名，发表于1553年，被认为是流浪汉小说的鼻祖。